

第八十四回

難滅伽持圓大覺

法王成正體天然

唐三藏固住元陽，出離了煙花苦套，隨行者投西而進，不覺夏時。正值那薰風初動，梅雨絲絲，好光景——

冉冉綠陰密，風輕燕引雛。新荷翻沼面，修竹漸扶蘇。芳草連天碧，山花遍地鋪。溪邊蒲插劍，榴火壯行圖。

師徒四衆，就炎受熱，正行處，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，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，右手下攬着一個小孩兒，對唐僧高叫道：『和尚，不要走了，快早兒撥馬東回。進西去都是死路。』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，打個問訊道：『老菩薩，古人云：「海闊從魚躍，天高任鳥飛。」怎麼西進便沒路了？』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：『那裏去有五六里遠近，乃是滅法國。那國王前生，那世裏

續下冤讐，今世裏無端造罪。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，要殺一萬個和尚。這兩年陸陸續續，殺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，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，湊成一萬，好做圓滿哩。你們去，若到城中，都是送命王菩薩！

三藏聞言，心中害怕，戰兢兢的道：『老菩薩，深感盛情，感謝不盡！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，我貧僧轉過去罷？』那老母笑道：『轉不過去，轉不過去。只除是會飛的，就過去了。』八戒在旁邊賣嘴道：『媽媽兒莫說黑話。我們都是會飛的。』行者火眼金睛，其實認得好歹，——那老母攙着孩兒，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——慌得倒身下拜，叫道：『菩薩，弟子失迎！失迎！』那菩薩一朵彩雲，輕輕駕起，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，只情跪着磕頭；八戒、沙僧，也慌跪下，朝天禮拜。一時間，祥雲渺渺，竟回南海而去。

行者起來，扶着師父道：『請起來，菩薩已回寶山也。』三藏起來道：『悟空，你既認得是菩薩，何不早說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你還問話不了，我即下拜，怎麼還是不早哩？』八戒、沙僧，對行者道：『感蒙菩薩指示，前邊必是滅法國，要殺和尚，我等怎生奈何？』行者道：『猢猻子休怕！我

們曾遭着那毒魔狠怪，虎穴龍潭，更不會傷損；此間乃是一國凡人，有何懼哉？只奈這裏不是住處。天色將晚，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，看見我們是和尙，嚷出名去，不當穩便。且引師父找下大路，尋個僻靜之處，却好商議。」

真個三藏依言，一行都閃下路來，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，待老孫變化了，去那城中看看，尋一條僻路，連夜去也。」三藏叮囑道：「徒弟啊，莫當小可。王法不容，你須仔細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放心！放心！老孫自有道理。」

好大聖話畢，將身一縱，忽哨的跳在空中。怪哉：上面無繩扯，下頭沒棍撐，一般同父母，他便骨頭輕。竚立在雲端裏，往下觀看，只見那城中喜氣沖融，祥光蕩漾。行者道：「好個去處！爲何滅法？」看一會，漸漸天昏，又見那——

十字街，燈光燦爛；九重殿，香藹鐘鳴。七點皎星照碧漢，八方客旅卸行踪。六軍營，隱隱的畫角纔吹；五鼓樓，點點的銅壺初滴。四邊霜霧昏昏，三市寒煙藹藹。兩兩夫妻歸繡幙，一輪明月上東方。

他想着：『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，這般個嘴臉，撞見人，必定說是和尚；等我變一變了。』捻着訣，念動真言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撲燈蛾兒——

形細翼礮輕巧，滅燈撲燭投明。本來面目化生，腐草中間靈應。每受炎光觸燄，忙忙飛繞無停。紫衣香翅趕流螢，最喜夜深風靜。

但見他翩翩翻翻，飛向三街六市，傍房簷，近屋角。正行時，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，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。他道：『這人家過元宵哩。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？』他硬硬翅，飛近前來，仔細觀看，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「安歇往來商賈」六字，下面又寫着「王小二店」四字。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。又伸頭打一看，看見有八九個人，都吃了晚飯，寬了衣服，卸了頭巾，洗了腳手，各各上牀睡了。行者暗喜道：『師父過得去了。』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？他要起個不良之心，等那些人睡着，要偷他的衣服，頭巾，裝做俗人進城。

噫！有這般不遂意的事！正思忖處，只見那小二走向前，吩咐：『列位官人仔細些。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同，各人的衣物，行李，都要小心着。』你想那在外做買賣的人，那一樣不仔細？又

聽得店家吩咐，越發謹慎。他都爬起來道：「主人家說得有理。我們走路的人辛苦，只怕睡着，急忙不醒，一時失所，奈何？你將這衣服、頭巾、搭聯，都收進去，待天將明，交付與我們起身。」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，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。

行者性急，展開翅，就飛入裏面，丁在一個頭巾架上。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，放下吊搭，關了門牕，却纔進房，脫衣睡下。那王小二有個婆子，帶了兩個孩子，哇哇聒噪，急忙不睡。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，補補納納，也不見睡。行者暗想道：「若等這婆子睡下了手，却不誤了師父？」又恐更深，城門閉了，他就忍不住，飛下去，望燈上一撲。真是「捨身投火燄，焦額探殘生。」那盞燈早已息了。他又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老鼠，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，跳下來，拿着衣服、頭巾，往外就走。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：「老頭子不好了！夜耗子成精也！」

行者聞言，又弄手段，攔着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王小二，莫聽你婆子胡說。我不是夜耗子成精。一明人不做暗事。」我乃齊天大聖臨凡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經。你這國王無道，時來借此衣冠，裝扮我師父。一時過了城去，就便送還。」那王小二聽言，一轂驢爬起來，黑天摸地，又是着

忙的人，撈着褲子當衫子，左穿也穿不上，右套也套不上。那大聖使個攝法，早已駕雲出去，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。三藏見星光月皎，探身凝望，見是行者來至近前，即開口叫道：「徒弟，可過得滅法國麼？」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：「師父，要過滅法國，和尚做不成。」八戒道：「哥，你勸掙那個哩？不做和尚也容易，只消半年不剃頭，就長出毛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裏等得半年！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！」

那猓子慌了道：「但你說話，通不察理！我們如今都是和尚，眼下要做俗人，却怎麼戴得頭巾？就是邊兒勒住，也沒收頂繩處。」三藏喝道：「不要打花，且幹正事！端的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他這城中，我已看了。雖是國王無道殺僧，却倒是個真天子：城上有祥光喜氣。城中的街道，我也認得。這裏的鄉談，我也省得，會說。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，頭巾，我們且扮作俗人，進城去借了宿，至四更天就起來，敎店家安排了齋吃；捱到五更時候，挨城門而去，奔大路西行，就有人撞見扯住，也好折辨：只說是上邦欽差的，滅法王不敢阻滯，放我們來的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處的最當，且依他行。」

真個長老無奈，脫了褊衫，去了僧帽，穿了俗人的衣服，戴了頭巾。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，戴不得巾兒，被行者取了些針線，把頭巾扯開兩頂，縫做一頂，與他搭在頭上。揀件寬大的衣服，與他穿了，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：『列位，這一去，把「師父徒弟」四個字兒且收起。』八戒道：『除了此四字，怎的稱呼？』行者道：『都作做弟兄。師父叫做唐大官兒，你叫做豬三官兒，沙僧叫做沙四官兒，我叫做孫二官兒。但到店中，你們切休言語，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。等他問甚麼買賣，只說是販馬的客人。把這白馬做個樣子，說我們是十弟兄，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，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。我們受用了，臨行時，等我拾塊瓦查兒，變塊銀子謝他，却就走路。』

長老無奈，只得曲從。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，跑過那邊。此處是個太平境界，入更時分，尚未關門。徑直進去，行到王小二店門首，只聽得裏邊叫哩。有的說：『我不見了頭巾！』有的說：『我不見了衣服！』行者只推不知，引着他們，往斜對門一家安歇。那家子還未收燈籠，即近門叫道：『店家，可有閒房兒，我們安歇？』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：『有，有，有。請官人們上

樓」

說不了，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。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。他引着師父，從燈影兒後面，徑上樓門。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，推開牕格，映月光，齊齊坐下，只見有人點上燈來。行者攔門，一口吹息道：「這般月亮不用燈。」

那人纔下去，又一個丫頭拿四碗清茶。行者接住，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，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，一直上樓，站着旁邊，問道：「列位客官，那裏來的有甚寶貨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是北方來的，有幾匹驢馬販賣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販馬的客人尙遠小。」行者道：「這一位是唐大官。這一位是豬三官。這一位是沙四官。我學生是孫二官。」婦人笑道：「異姓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異姓同居。我們共有十個弟兄，我四個先來賃店房打火，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，領着一羣馬；因天晚不好進城，待我們賃了房子，明早都進來了。等我賣了馬纔回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一羣有多少馬？」行者道：「大小有百十四兒，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，却只是毛片不一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，早是來到舍下，第二個人家也不

敢留你。我舍下院落寬闊，槽割齊備，草料又有，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。却一件我舍下在此，開店多年，也有個賤名。先夫姓趙，不幸去世久矣。我喚做趙寡婦店。我店裏三樣兒待客。如今「先小人，後君子」，先把房錢講定，後好算帳。」行者道：「說得是你府上，是那三樣待客？常言道：『貨有高低三等價，客無遠近一般看。』你怎麼說三樣待客？你可試說說我聽。」

趙寡婦道：「我這裏是上，中，下，三樣。上樣者：五果五菜的筵席。獅仙斗糖桌面，二位一張，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歌。每位該銀五錢，連房錢在內。」——行者笑道：「相應啊！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穀請小娘兒哩。」——「中樣的合盤桌兒，只是水菓熱酒，篩來憑自家猜枚行令，不用小娘兒，每位只該二錢銀子。」行者道：「一發相應！下樣兒怎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敢在尊客面前說。」行者道：「也說說無妨。我們好揀相應的幹。」婦人道：「下樣者沒人伏侍，鍋裏有方便的飯，憑他怎麼吃；吃飽了，拿個草兒打個地鋪，方便處睡覺。天光時，憑賜幾文飯錢，決不爭競。」

八戒聽說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老豬買賣到了！等我看鍋底，吃飽了飯，竈門前睡他娘！」行

者道：『兄弟，說那裏話？你我在江湖上，那裏不賺幾兩銀子？把上樣的安排將來。』那婦人滿心歡喜，即叫：『看好茶來。廚下快整治東西。』遂下樓去，忙叫：『宰鷄宰鵝，煮醃下飯。』又叫：『殺豬殺羊，今日用不了，明日也可用。看好酒，拿白米做飯，白麵捍餅。』

三藏在樓上聽見道：『孫二官，怎好他去宰鷄鵝，殺豬羊，倘送將來，我們都是長齋，那個敢吃？』行者道：『我有主張。』去那樓門邊跌跌脚道：『趙媽媽，你上來。』那媽媽上來道：『二官人有甚吩咐？』行者道：『今日且莫殺生，我們今日齋戒。』寡婦驚訝道：『官人們是長齋？是月齋？』行者道：『俱不是，我們喚做「庚申齋」。今朝乃是庚申日，當齋；只過三更後，就是辛酉，便開齋了。你明日殺生罷。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，定照上樣價錢奉上。』

那婦人越發歡喜，跑下去，教：『莫宰！莫宰！取些木耳，閩笋，豆腐，麵筋，園裏拔些青菜，做粉湯，發麵蒸饅子，再煮白米飯，燒香茶。』咦！那些當廚的庖丁，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，霎時間就安排停當，擺在樓上。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，四衆任情受用。又問：『可吃素酒？』行者道：『止唐大官不用，我們也吃幾杯。』寡婦又取了一壺暖酒。他三個方纔斟上，忽聽得乒乓板

響。行者道：『媽媽，底下倒下甚麼家伙了？』寡婦道：『不是，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，晚了，教他在底下睡；因客官到，沒人使用，教他們抬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。想是轎杠撞得樓板響。』行者道：『早是說哩。快不要去請。一則齋戒日期，二則兄弟們未到。索性明日進來，一家請個表子，在府上要耍，待賣了馬起身。』寡婦道：『好人！好人！又不失了和氣，又養了精神。』教：『抬進轎子來，不要去請。』

四衆吃了酒飯，收了家伙，都散訖。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：『那裏睡？』行者道：『就在樓上睡。』三藏道：『不穩便。我們都辛辛苦苦的，倘或睡着，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，見我們或滾了帽子，露出光頭，認得是和尙，嚷將起來，却怎麼好？』行者道：『是啊！』又去樓前跌跌脚。寡婦又上來道：『孫官人又有甚吩咐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們在那裏睡？』婦人道：『樓上好睡。又沒蚊子，又是南風。大開着牕子，忒好睡覺。』行者道：『睡不得。我這豬三官兒有些寒溼氣，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。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，我也有些兒羞明。此間不是睡處。』

那媽媽走下去，倚着櫃欄嘆氣。他有個女兒，抱着個孩子，前道：『母親，常言道：『十日灘頭坐，一日行九灘。』如今炎天，雖沒甚買賣，到交秋時，還做不了的生意哩。你嗟嘆怎麼？』婦人道：『兒啊，不是愁沒買賣。今日晚間，已是將收鋪子，入更時分，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，他要上機管待。實指望賺他幾錢銀子，他却吃齋，又賺不得他錢，故此嗟嘆。』那女兒道：『他既吃了飯，不好往別人家去。明日還好安排葷酒，如何賺不得他錢？』

婦人又道：『他都有病，怕風，羞亮，都要在黑處睡。你想家中，都是些單浪瓦的房子，那裏去尋黑暗處？不若捨一頓飯與他吃了，教他往別家去罷。』女兒道：『母親，我家有個黑處，又無風色，甚好，甚好。』婦人道：『是那裏？』女兒道：『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，那櫃有四尺寬，七尺長，三尺高下，裏面可睡六七個人。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。』婦人道：『不知可好，等我問他一聲。』孫官人，舍下蝸居，更無黑處，止有一張大櫃，不透風，又不透亮，往櫃裏睡去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好好好！』即着幾個家子，把櫃抬出，打開蓋兒，請他們下樓。

行者引着師父，沙僧拿擔，順燈影後，竟到櫃邊。八戒不管好歹，就先跳進櫃去。沙僧把行

李逵入，攙着唐僧進去，沙僧也到裏邊。行者道：『我的馬在那裏？』旁有伏侍的道：『馬在後屋拴着吃草料哩。』行者道：『牽來。把糟抬來，緊挨着櫃兒拴住。』方纔進去，叫：『趙媽媽，蓋上蓋兒，拴上鎖釘，鎖上鎖子，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，使些紙兒糊糊，明日早些兒來開。』寡婦道：『忒小心了！』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。

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，——可憐啊！——一則乍戴個頭巾，二來天氣炎熱，又悶住了氣，略不透風，他都摘了頭巾，脫了衣服；又沒把扇子，只將僧帽撲撲搥搥。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直到有二更時分，却都睡着。惟行者有心闖禍，偏他睡不着，伸過手，將八戒腿上一捻。那猢猻子縮了脚，口裏哼哼的道：『睡了罷……辛辛苦苦的，有甚麼心腸還捻手捻脚的耍子……』行者搗鬼道：『我們原來的本錢是五千兩，前者馬賣了三千兩，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，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，也有一本一利，穀了穀了！』

八戒要睡的人，那裏答對。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，挑水的，燒火的，素與強盜一夥。聽見行

者說有許多銀子，他就着幾個溜出去，夥了二十個多賊，明火執杖的來打劫馬販子。沖開門進來，說得那趙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開了房門，儘他外邊收拾。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伙，只尋客人。到樓上不見形跡，打着火把，四下照看，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，櫃脚上拴着一匹白馬，櫃蓋緊鎖，掀翻不動。衆賊道：『走江湖的人，都有手眼，看這櫃勢重，必是行囊財帛，鎖在裏面。我們偷了馬，抬櫃出城，打開分用，却不是好？』

那些賊果找起繩扛，把櫃抬着就走。幌阿幌的，八戒醒了道：『哥哥，睡罷，搖甚麼？』行者道：『莫言語！沒人搖。』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，道：『是甚人抬着我們哩？』行者道：『莫嚷，莫嚷！等他抬抬到西天，也省得走路。』

那賊得了手，不往西去，倒抬向城東，殺守門的軍，打開城門出去。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，各鋪上火甲人夫，都報與巡城總兵，東城兵馬司。那總兵，兵馬，即點人馬弓兵，出城趕賊。那賊見官軍勢大，不敢抵敵，放下大櫃，丟了白馬，各自逃走。衆官軍不曾拿得半個強盜，只是奪下櫃，捉住馬，得勝而回。總兵在燈光下，見那馬好馬——

繫分銀線，尾蟬玉條。說甚麼八駿龍駒？賽過了驢驘款段。千金市骨，萬里追風。登

山每與青雲合，嘯月渾如白雪勻。真是蛟龍離海島，人間喜有玉麒麟。

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，就騎上這個白馬，帥軍兵進城，把櫃子抬在總府，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，令人巡守到天明啟奏，請旨定奪不題。

却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：『你這個猴頭，害殺我也！若在外邊，被人拿住，送與滅法國王，還好折辨；如今鎖在櫃裏，被賊劫去，又被官軍奪來，明日見了國王，現現成成的開刀請殺，却不湊了他一萬之數？』行者道：『外面有人，打開櫃，拿出來，不是細着，便是吊着。且忍耐些兒，免了細吊。明日見那昏君，老孫自有對答，管你一毫兒也不傷。且放心睡睡。』

挨到三更時分，行者弄個手段，順出棒來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，挨櫃脚兩三鑽，鑽了一個眼子；收了鑽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螻蛄兒，跏將出去，現原身，踏起雲頭，竟入皇宮門外。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，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，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，吹口

仙氣，叫『變』都變做瞌睡蟲；念一聲「唵」字真言，教當坊土地，領衆佈散皇宮內院，五府六部，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，但有品職者，都與他一個瞌睡蟲，人人穩睡；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，掂一掂，幌一幌，叫聲『寶貝，變！』即變做了百口剃頭刀兒。他拿一把，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，都去皇宮內院，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。哦，這纔是——

法王滅法法無窮，法貫乾坤大道通。萬法原因歸一體，三乘妙相本來同。鑽開玉櫃明消息，佈散金毫破蔽蒙。管取法王成正果，不生不滅去來空。

這半夜剝削成功，念動咒語，喝退土地神祇，將身一抖，兩臂上毫毛歸伏；將剃頭刀總捻成真，依然認了本性，還是一條金箍棒，收來些小之形，藏於耳內；復翻身還做螻蛄，鑽入櫃內，現了本相，與唐僧守困不題。

却說那皇宮內院，宮娥彩女，天不亮起來梳洗，一個個都沒了頭髮；穿宮的大小太監，也都沒了頭髮；一擁齊來，到於寢宮外，奏樂驚寢，個個噙淚，不敢傳言。少時，那三宮皇后醒來，也